

雁北堂出品

蛇从革 著
THE MASTER

大宗师



楚人七劍



雁北堂出品

韵丛萃

大宗师 4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大宗师 . 4, 楚人七剑 / 蛇从革著 . — 南昌 : 百花
洲文艺出版社, 2016.9

ISBN 978-7-5500-1908-9

I . ①大… II . ①蛇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 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6) 第 218838 号

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
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20 楼 邮编: 330038
电 话 0791-86895108 (发行热线) 0791-86894790 (编辑热线)
网 址 <http://www.bhzw.com>
E - mail bhzw0791@163.com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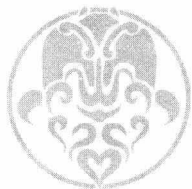
书 名 大宗师 4: 楚人七剑
作 者 蛇从革
出 版 人 姚雪雪
出 品 人 铁 鱼
责任编辑 童子乐 周振明
特约策划 王 黎 王明旭
特约编辑 王明旭
营销编辑 王合心 钱多多
封面设计 天行云翼·宋晓亮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
开 本 1/32 880mm × 1230mm
印 张 8.75
字 数 180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ISBN 978-7-5500-1908-9
定 价 29.80 元

赣版权登字: 05-2016-289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

噬嗑篇



冥战部：一九五〇年三月

张元天在四川“死”后第三年，庄崇光和黄松柏带着张元天的“尸首”，悄悄离开四川。经陆路到达宜宾上船，顺流而下，途经三峡。庄崇光看着江面，黄松柏在甲板上看守着张元天的“尸首”，二人一刻都不敢放松。

七年前在长江之下三峡古道里的一场恶战，庄崇光和黄松柏仍记忆犹新。只是当年参与战争的术士高手，大都各奔东西——苗家的禾箴女归隐苗寨，魏家的魏永柴回到了湘西，黄铁焰回到了秀山，孙鼎则不知所踪。

两个月前，庄崇光联系到钟义方，命他马上回七眼泉。如果不出意外，钟义方已经到位。

庄崇光和黄松柏掩饰身份，一路无话。他们在夜间行路，乘船到达宜昌，然后在宜都溯流清江而上，就这样，二人一“尸”

来到七眼泉的石门处。果然，钟义方已在此等候他们。钟义方身边还有一个龙门道士，一个武当道士，是庄崇光认得的道友。其他几个道士，围绕在石门旁边，守着高处戒备。看来他们已经等待多时。

庄崇光和黄松柏也换上道袍，摆案设坛，挂上长幡。

张元天已经“死”了三年，但是尸体不腐，面目平静，皮肤光滑。黄松柏将张元天稳稳当当地安放在石凳上，摆出盘膝打坐的姿势。

庄崇光向张元天跪拜，其他道士也都恭敬地向张元天的“尸体”拜礼。

礼拜完毕，庄崇光向钟义方问道：“乩童呢？”

钟义方搬来一口小小的棺材，然后把里面的小孩抱了出来。庄崇光和黄松柏见了小孩的模样，都不禁感到惊愕——这是一个长着两个脑袋的孩童，不知道钟义方是从什么地方找来的。

钟义方明白庄崇光在想什么，说道：“万县找来的。”

庄崇光“哦”了一声，不再询问。

几个人一声不吭，将祭坛收拾干净。

“二哥，你来了？”一个年轻的道士走到黄松柏面前，轻声说。

庄崇光看到那个黄家子侄，冷冷说道：“你是黄连清？”

“是我、是我。”黄连清见庄崇光跟他说话，连忙跪拜，紧张得很。

庄崇光看了看黄连清，皱了皱眉头，“黄铁焰呢，他怎么不来？”

黄连清轻声说：“大哥身体一直不好，他过不来了。”

“大哥还不能走路吗？”黄松柏问道，“精神怎么样？”

“精神还好。”黄莲清谨慎地说，“就是一一直在咯血，走路都需要人扶着。”

钟义方听了，摇着头说：“看来，黄铁焰果真是来不了了。”

随后，其他的几个道士也纷纷向庄崇光打了招呼，看来他们都是与庄崇光相识已久的道友。

张元天“去世”后，庄崇光接替了他的位置，一直在维持无极派的影响力。所以这些道士中，庄崇光的地位最高，其他道士听从庄崇光的一切号令。

庄崇光示意大家坐下来吐纳，等着黎明后太阳初升那一刻的到来。

张元天的“尸首”已经被庄崇光守护三年。1947年，张元天突然重病暴毙，但是他的尸首却三年未腐。其实，大家都知道缘由，因为张元天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死去。毕竟，一个麾下几十万教众的道魁，哪有这么容易死掉？更何况他还是横跨阴阳两界的过阴人。

这次庄崇光避开了所有人的耳目，悄悄把张元天的“尸体”带到七眼泉来，就是为了等待张元天出阴。

众人围坐在石门之前，树林里突然一声响动，无数蝙蝠从树枝上飞了出来，在众人头顶胡乱飞舞。乩童的两个脑袋同时哭喊起来，声音却是如同老人一样苍老，令人听后恻然。钟义方连忙掏出一块糖果，递给乩童。乩童的两条手臂开始相互争夺，都想

把糖果喂到自己的嘴巴里，一时间自己打个不停。

“卯时到了。”一个武当道士说道。只见，石壁上的拱门光圈渐渐显现，光圈内的部分一团模糊，不再是坚硬的石壁形状。

庄崇光对武当道士点点头。武当道士和黄松柏一起，抱起张元天的“尸首”走到石门前，慢慢把尸首递向混沌的石壁。

“尸体”慢慢融入进去。武当道士和黄松柏退回，又回到原位坐下。

武当道士对黄松柏说：“龙元清。”

黄松柏点头，“黄松柏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龙元清说，“你们在三峡古道的事情，天下的道门都知道，仰慕你们很久了。”

他哪里知道当年的惨烈，黄松柏苦笑一下，示意他不要再说。两人和其他的道士一样，都开始安静地等着。

太阳从东方升起，第一缕光线照射到石门上的时候，张元天慢慢从石门内走出来，身后跟着一只巨大的蝙蝠。

虽然大家都是道士，见多识广，但是看到“死人复活”，仍十分震惊，全部站立起来，大声喊道：“张真人！”

张元天靠着石壁，暂时不能行走。庄崇光跑了过去，搀扶着张元天喊道：“大哥！”

张元天对庄崇光说：“三年来，辛苦你了。总算是等到这天了。”

这三年来，庄崇光带着一具“尸体”东躲西藏，经历的事情，哪是一句辛苦能够形容的。不过，他云淡风轻地笑了笑，把张元天扶到石凳上。

1947年，国共内战一触即发，张元天虽然因三峡古道一战受到嘉奖，但是因为他曾经在被日本人收买时犹豫不定，所以并不被国民党政府接受，仍然处在被监视的状态。于是教众纷纷离心叛教。教众张五福更是私下投靠了毛人凤，并在毛人凤的授意下，暗中派出高人，对付张元天。张元天势单力薄，被张五福逼得走投无路，迫于无奈，只能用“去世”的方法来摆脱追杀。

不过，除了避难，张元天利用过阴人的身份“去世”，还有另外的目的。但这个目的，除了庄崇光，谁都不知道。“置之死地而后生”，张元天临“死”前对庄崇光说了这句话，于是庄崇光暂时秘不发丧，将张元天的“尸体”安顿在四川某地之后，放出消息——张真人因病去世。

天色大亮，张元天等人都在松林里休息，一直到了日过中午。

庄崇光问：“大哥，现在世道已经变了，你还坚持吗？”

张元天说：“到了这一步，没有回头的道理了。天下之大，却无我容身之地，不如全力搏一把。”

庄崇光黯然，没有说话。

张元天看了看周围，迟疑一会儿问：“为什么只有你们几个人来，魏永柒、禾篋女、黄铁焰还有宇文发陈呢？”

“天下初定，他们也许没时间赶来吧。”庄崇光说道。

“你真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？”张元天说道，“崇光，你的心太善，根本就想不到人心的险恶。自古兔死狗烹。”

“大哥，如果不行，干脆就放弃吧，去一座深山修炼就是。”

庄崇光说道。

“即便我愿意，也来不及了。”张元天叹了口气，“他们已经来了。”

庄崇光连忙起身，招呼黄松柏去山下看看。

黄松柏在一个小时后回来，证实了张元天的推测，“下山的路都被封死了……”

“有人走漏了风声……”庄崇光站起来，紧张地说。

“古赤萧是一代术士宗师，能力不在我之下。”张元天拍着庄崇光的肩膀说道，“现在他抛弃了诡道的身份，在俗世身居高位，我能躲到什么地方去？”

这件事情在场的道士都十分清楚，谁也不敢讨论什么。

白天很快就过去，再次打探消息的黄松柏回来后急切地说道：“他们把村里的人都疏散下山了，现在七眼泉是座空山。”

“有红水阵在。”庄崇光喃喃地说，“只能靠这个了。”

夜间，几个道人拿出携带的干粮，不过张元天却不吃，他在假死之前就已经辟谷。

庄崇光看着天色，问道：“大哥，还有几天？”

张元天点点头，说：“三天，成败在此一举。”

“那么多人，到了如今的关头，却都不现身。”庄崇光恨恨地说。

张元天冷淡地说：“我想明白了，他们已经有了新的身份，肯定是不会再来蹚这趟浑水了。”

“是啊，他们已经功成名就，没心思再跟着你重新来过。”庄崇光长长地叹口气，“古赤萧暗中经营这么多年，此消彼长，他这次应该是志在必得了。”

“能把自己和汉初陈平相提并论的人……”张元天眉头紧皱，“怎么可能是泛泛之辈？不知道他会不会亲自过来。”

庄崇光看到张元天脸色很差。过了很久，张元天说：“不过诡道也不只有他一人。”

“诡道除了古赤萧，还有其他的传人？”

“当然有。”张元天说，“古赤萧有个师兄，并且还有传人。”

庄崇光立即紧张起来，“我从没听说过。”

“古赤萧名气太大，锋芒早就盖过了他的师兄。”张元天说，“天下还记得诡道吕泰的人不多了。”

“吕泰会赶来帮你出阴？”庄崇光问。

“他不会食言的。”张元天点头。

庄崇光看了看远方，“不知道他上不上得来。”

“他说了会来，就一定会来。”张元天开始入定。

亥时到了。月亮低低地挂在松林上方不远处。

“山下的朋友一直没有动静，还真沉得住气。”庄崇光说道，“可惜不懂礼数，照规矩，他应该来和我见面了。”

“古赤萧既然已经布置，当然沉得住气，他和我一样，都在等这一天了。”张元天说道，“现在山下的人，一定有当年跟我们非常亲近的兄弟，却没脸来见我。他们也在等一个人。”

庄崇光犹豫一会儿，又问：“诡道的吕泰真的会到吗？”

“一定会到。”张元天说道，“诡道门人从来没有失约过。”

天上的乌云将月光遮住，七眼泉弥漫着杀气。红光从山峰之

间的平地里渐渐映射出来，庄崇光和黄松柏开始布置红水阵。他们走到了山顶的田野里，把水渠里的石头一块接一块地用水闸绞起来。

山下仍旧没有动静，他们仍在耐心等待。

不过，张元天不知道，他等的人来不了了。吕泰在三峡古道的冥战之前，双腿就已经瘫痪。现在他的徒弟——金盛照例和往常一样，在给他的腿扎银针。

吕泰的坐馆在老河口，距离武当山不到五十公里的大山里。

“我的腿已经好不了了。”吕泰说，“你还是早点动身。”

金盛忍不住说道：“他们争他们的，与我们何干？”

吕泰看着金盛，说道：“张元天我必须帮。他如果出阴失败，天下的道教门派群龙无首，从此之后，道教门人就永无出头之日。”

“我们诡道本身就与道教无关。”金盛说，“我们为什么要蹚这趟浑水？”

“因为张元天不能输在你师叔的手下。”吕泰解释。

“位极人臣，两千年来，诡道的历代司掌，不都是为了这个目的在努力？”金盛问。

“道衍、陈平和李沁都做到了。”吕泰说，“可是没有任何用处。当年什利方与陈平之间的契约，永远都不可能解除。诡道大势已去，不可能取代道教正宗，你师叔的作为，不仅会是一场空，而且很有可能让诡道从此灭宗。当年隋唐交替，诡道站在铲教一边，洪水阵之后，世上再无截教，诡道也由唐到宋，在五代十国日渐

式微，如果不是北宋的黄裳做了诡道挂名，力挽狂澜，诡道在北宋就灭宗了。”

金盛知道师父心意已决，不再询问。

诡道在明朝道衍手上发扬光大，但是道衍找不到合适的传人。道衍死后，诡道一直默默无闻，除了清朝出了一代名医叶天士，再没有厉害的宗师出现。直到吕泰的师弟古赤萧横空出世。古赤萧成名之时，金盛还没有拜吕泰为师。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后，金盛十五岁时，被吕泰纳入门下，学习诡道算术。

金盛学习水分、晷分、看蜡都不擅长，独独精于听弦。学道过程中，他不止一次向师傅抱怨：“水分和晷分倒还罢了，看蜡却是学得艰难无比。听说还有一门算沙。可师父您并未提起过。”

“看蜡和听弦，你能学会一门，便足以跻身术士。不必强求。”吕泰说道。

“有没有人，能把看蜡、听弦和算沙都学会的？”金盛问。

“有过一个，道衍。”吕泰说道，“诡道历代，会看蜡和听弦的门人不少，可是只有一人能够算沙，因为，是他创立的算沙之术。”

金盛说道：“创立这个算沙之术有什么用？几百年都没人会使用。”

“这不是你我操心的事情。”吕泰说道，“既然有算沙之术，就一定会有人使用。”

“就怕和当年道衍、现在的师叔一样，本事大了，就不顾门派的死活，一心去逐鹿天下。”金盛说道。

每次说到这里，金盛就和师父说不下去。这是个死结，诡道出过很多名震天下的术士，更有登峰造极、居庙堂高位者，可是无一不掩饰自己的诡道出身。

金盛对此愤愤不平。

从老河口到七眼泉，若是搭乘舟车，金盛一天就能到达，即便是徒步行走，也只需要两天的时间，现在离约定的时间还剩三天。

吕泰和张元天有过约定，1950年，他会帮助张元天从红水阵出阴，放出阴兵。因为只有诡道的门人，才有这个能力。

张元天要干什么，金盛非常清楚。金盛看不起利用道术追逐权力的门派，但是师父十分忌惮师叔古赤萧击败张元天。他用历史上重复了几次的诡道命运解释：陈平之后，诡道的后人输给了张良的后人，错过了一统天下、成立道教的机会；李沁帮助道教的铲教一宗，将所有截教门人赶尽杀绝，但是李沁之后，诡道却被截教压制。道衍作为明朝第一国师，扶持武当，做了天下道教的第一宗师，并且接纳佛教，招揽景教、回教、摩尼教，在明朝风光无限。但是他之后，诡道彻底沉沦，不仅在正统道教正宗面前没有立足之地，甚至在青冥卫的后代魏家、黄家、钟家、苗家——这四个偏居西南的外道家族面前，都没有争锋的实力。

吕泰不愿意诡道的运势再重蹈覆辙。

金盛听从师命，收拾了行装上路。这一天，他刚刚过二十岁

生日三天。

金盛从老河口出发，走到老家宜城，一路无事。金盛是湖北宜城人，拜师后随着师父定居在老河口，每年都要往返老河口和宜城很多次，所以，这条路，他很熟悉。

到了荆门境内，金盛贪着赶路，没有在市镇上落脚，只是找了间破败的寺庙住下。连年战乱，寺庙的和尚早就不知道去了哪里。金盛是个比较随性的人，在寺庙里找了个角落，靠着墙就睡了。

此时正是初春，气温还低，金盛睡到半夜被冻醒。他不得不在寺庙里找寻些麦草或是幡布之类御寒的物事。好不容易在厢房找到一点破烂的棉絮，金盛正打算就在这个塌了一半的厢房里睡下，突然听见有人从远处走过来。

来人有三个，现在还在几十米之外，不过，金盛知道他们马上也会到这间寺庙里过夜，因为他已经听到其中一个人惊喜地喊道：“好像前面有间寺庙，可以休息了！”

金盛想他们应该也是同他一般的过路夜行人，便没有再多考虑，闭上眼准备接着休息。可他马上又听到一句话：“真不知道师父是怎么想的，非要我们这几天赶到襄阳，还要我们把路给堵上，不让会走阴的人过去。天下能走阴的人多了去了，哪里能拦的完？”

听到这里，金盛顿时紧张起来，想来这些人应该就是要来阻拦自己去路的。金盛快速扫了一遍寺庙内的物事，黑暗中，他发现一座被损坏的只剩下一半的雕像与墙壁间，似乎刚好有个藏身

之处，于是悄悄移步到这里，然后静静地听着来人的脚步声。

“这里有人。”三人刚刚走进寺庙，其中一人就发现了金盛的痕迹。金盛轻吸一口气，眉头紧皱，心想，这几个人来历不一般。

“在什么地方？”另外一个人问道。

“在佛像后面。”

金盛不禁苦笑，果然自己的道行太浅，世上的能人太多，自己连隐藏的本事都没有。

“是什么人？出来！”另一个人大声喊道，“三更半夜躲在庙里，一定有古怪。”

金盛听了，正考虑要不要暴露自己，只听外面的人又在大喊：“我闻到猫屎的味道了，怎么办？”

“一定不是普通人！”另一个也轻声说道，“是个高手。”

金盛听的有些糊涂，正想哪里还有什么高手，却感觉脚下一动。突然，一个东西窜了出去。

外面的三人，其中一个立即惊慌大喊：“快把棺材放下，快点放下……”

棺材？金盛不禁好奇，继续全神贯注地听着外面的动静。外面的三人，果然正在把一个物件费力放到地上，根据那东西和地面沉闷的碰撞声，金盛能够听出，那东西很沉，而且是木头做的。真的是棺材吗？金盛还不能确定。可如果真的是，那这三人抬着棺材，从南至北，到襄阳到底要去干什么？刚刚他们说要去堵什么人，到底是不是自己？

正琢磨着，金盛听到有人在刮擦洋火，发出“嗤嗤”声。突然，他的眼前有了一点模糊的光亮，却又立即陷入黑暗。金盛听见洋火被打落在地上的声音，同时听到有人在骂：“不能点火，你疯了吗？”

“我刚才看到了！”那个人惊慌地说，“是一只猫，黑色的猫，我们有麻烦了。”此人话刚落，一声猫叫从寺庙的房梁上传来，就在三人的头顶上方。

原来刚刚从自己脚下窜出去的是一只猫，接着，金盛又听见了细微的“咚咚”声，仔细听来，这声响来自三人刚刚放下的棺材里，“咚咚……”声音不断从棺材里传出来。

金盛还在猜测这三人的来历，突然听见刚才的那只猫，慢慢地移动，而且已经爬到了三人的脚边。外面的三个人听不见，但是金盛听得明明白白。

棺材已经开始剧烈地抖动，接着，一声凄厉的猫叫声破空而出，所有人听了都紧张起来。

“猫跑到棺材上方了！”一人大喊，然后一阵嘈杂的声音后，金盛听见说话的那个人，开始在黑暗中摸索起来。

猫在那人抓到它之前，早已跳开，跑到了角落里。抓猫的人跟着猫也跑到了角落里，但是猫隐藏起来，那人眼睛瞧不见，只能在地上用手飞快地摸索。

金盛听见另外两个人没有急着一起找猫，而是在慌忙地用什么东西，一下一下地弹着，这细微的“蹦蹦”声音，连续响了十下。

根据这个声音，金盛猜测出，他们正在用墨斗给棺材弹线。现在金盛已经大致明白，这三人的确是术士，他们抬着一口棺材进到了这间寺庙，不过棺材里有个刚死不久的人，所以他们十分忌惮猫，特别是黑猫。因为一旦黑猫靠近尸体，就会导致尸体炸尸！猫是夜行动物，向来为跟尸体打交道的术士所忌惮。可是现在这三个人却遇到了这个麻烦。

金盛心中盘算，这三人急着处理突发事件，应该无心关注自己，于是从佛像后面慢慢蹭出来。在黑暗中，他聆听着三人的呼吸声，尽量绕开他们，就这样靠着墙壁慢慢向寺庙外挪去。

但是刚走了几步，他听到，寺庙中多了一个人的呼吸声。他身体立即紧张起来，因为多出来的呼吸声，就在自己刚才躲藏的佛像后面！

金盛一阵后怕，背后的寒毛耸立，原来真的有“高人”在寺庙里，而且他刚才就在自己的身边。金盛想，佛像后的人应该对他没有恶意，否则刚才就对自己下手了。可他转念又想，那个人也很可能只是为了不惊动外面的三人，才故意没有对他出手。想来想去，金盛觉得此人敌友不分，还是速速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为上策。

金盛已经挪到了寺庙的门口，再走两步，就走出了山门。可就在这时，又一个人的呼吸声传到了金盛的耳朵里。金盛立即站立不动，在黑暗里仔细听着。这一集中精力，他发现，这间寺庙越来越热闹了。

金盛听出来第五个人的呼吸声的来源时，心里猛然又是一紧。